

【浮世绘】

运年货的人

□明前茶

每到年底,很多单位都要给员工发年货,这事如今完全可以转包给电商与物流企业,所有年货都包装精美、品控统一,大幅度节省了工会职工的精力。然而,上世纪90年代,我刚参加工作,安排年货远非如此便当。

那时,每到腊月,校长都会借调来卡车,安排青年教师与工会的同事一同前往山区或平原,替全校200多名员工联系购买大米、水果、鲜鱼、鸡蛋等年货。这是一趟苦差,也是一趟美差。美妙之处,在于随时可能发现乡间的丰饶与奇景;艰苦之处,在于能坐驾驶室的人是少数,大部分帮忙运货的人,都要坐在解放牌卡车后车厢中行进数百公里,后车厢虽然搭建了防雨棚,但前后两端是镂空的,寒风袭人,席地而坐的人都穿着军大衣,戴着棉帽子,两手揣在袖筒里取暖。

有一次在大别山,清点橘子时,发现哪怕不算报损,按人头分发,就差了十筐。工会主席陈老师赶紧动员橘园主人开着拖拉机,带我们上山补采。当天恰逢鹅毛大雪,山上气温骤降,几乎在一个小时之内,橘园银装素裹,橘子都戴上了或厚或薄的“雪帽子”,衬以少数未凋零的、浓墨重彩的树叶,煞是好看。然而,摘橘子的人就受罪了,手指很快被冻得像透明的胡萝卜。我们的腰围围着一个布袋子,一边摘,一边用橘园主人准备的稻草把橘子上的“雪帽子”擦去,才能放进布袋里。雪还在下,拖拉机上装橘子的箩筐很快又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。

橘园主人过意不去,给我们带来了烤山芋和热水。雪中采的橘子,是很容易烂的,他又主动将报损橘子的比例从3%加到5%,也就是说,我们买的橘子有180筐,橘园主人给了189筐,这样,橘子若有烂损,可以调换。

回去的路上,大家挤在竹筐的缝隙中。陈老师说他刚跟大队会计要了一点写春联的红纸,贴在今天新采的橘子筐上当记号,“这些橘子咱们就自己领了,回家后,要用旧报纸把橘子上的水分擦干,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。我就怕别的同事领回去,往生着炉子、开着空调的屋里一放,橘子迅速霉烂,大家觉得咱们办事不尽心。”

有人狐疑地问道:“若有霉烂,反正有报损率呀……”

陈老师笑道:“这个村我已经来过三趟了,我见过孩子们滚落的篮球,那个球很旧了,表面凸起的颗粒都差不多磨平了。咱们这多出来的9筐橘子,可以出个通知,呼吁想送亲友的老师来买,把这卖得的钱寄回大别山中,给孩子们换些新的篮球和足球。”

事情就这样定了。采办年货是一件沉甸甸的喜事,只要跟车前往的同事肯吃一点小亏,别人基本没有什么不愿意的。

又有一年,解放牌卡车往东开,准备去苏中地区给同事们采办大米,每人20斤,至于这个米是要在扬州、泰州还是在别处买,陈老师

说:“那得货比三家,同样的预算,尽量给同事们选更好的米。”

陈老师带着小电饭煲,每到一地,人家给的样品不看,非要到人家仓库里去,随机开一袋米,现场淘米煮饭,每人分发一把勺子,尝一尝新煮出来的饭。这一尝,大家就觉得与卖米人的宣传有落差,有的饭不够软糯,有的不够香。陈老师婉拒人家的口吻也很客气:“我们再看看,等转回头再买米。”

洗米、煮饭、吃饭、洗锅……这样,走走停停,到达今天的泰兴姜堰地区时,公路上出现了三五成群的骑车人,他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棉帽子,奋力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,车后绑着好几层的铁笼子,笼子里装满了土鸡。陈老师眼睛尖,老远就发现骑车的人热得敞开了棉袄,里头穿的毛衣一看就洗得发白了。

看到一群停车小憩的骑车人,陈老师赶紧呼唤停车,他跳下卡车车厢去找那些人攀谈。不一会儿,他回来,提议不再买米,而是收购这些骑车人运载的土鸡。陈老师激动地说:“你晓得他们从哪里来,要骑去哪里?他们从南通海安来,每个人带着60只鸡,要带到南京去卖给鸡贩子。他们今天出发迟了,要骑到天黑,只能露宿在外了。这么冷的天,要骑14个小时以上,才能抵达南京,卖完了,明天还要骑回海安。反正米还没有买,咱把鸡买了,一人两只鸡,预算也差不多。我看过了,鸡的脚杆是黑的,鸡爪又瘦又长,这种鸡一看就很香。”

这个骑车小队来自同一个村,侄子、外甥、大伯、堂叔,6个人都有点亲戚关系。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,才骑出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,公路上就来了大买卖。只是,领头的50来岁汉子有点犹豫:“这鸡笼子,我们下回驮鸡去南京还要用呢……”

这也难不倒陈老师,他把自己的工作证押给了对方,他说:“鸡好的地方,鸡蛋也不会差。您放心,两天之内,我把鸡笼子给您送回来。你回去,帮我们每位老师找30枚鸡蛋。买鸡蛋,我们就不去别处了。”

在寒风中,大家开始称每只鸡的分量,陈老师耐心地记录,用计算器反复演算三遍,把买鸡款付清了。作别时,领头的汉子硬是把背包里的馒头给了我们一大半,他感慨说:“遇到好人呐,要不是陈老师半路买了咱们的鸡,这一天一夜的车骑下来,谁脚筋不得疼上半天?”

回程路上,有人问陈老师:“米不买了,换成了两只鸡,要是校长怪罪下来,咱们怎么应对?还有,有的同事不会杀鸡,可怎么办?”

陈老师以馒头搭配白开水,似乎答非所问地感慨了一句:“这么好的鸡,这么远的路,一只鸡运费只挣三块钱,农民,真的舍得下力气啊……要对他们好一点,其他的事,哪有这重要?”

(本文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)

【有所思】

我是她的N个熟人

□马海霞

小镇不大,生活久了,几乎整个镇子的人都能混个脸熟;小镇却也不小,大多数人的关系也仅停留在脸熟的程度上而并无交集,甚至一辈子也没机会说上一句话。比如吴老太和我,就属于这一类关系。

吴老大家住小镇街口,每次路过,我都会看到好几个老太太聚坐在她家大门口闲聊。可从前年开始,吴老太家大门口的人逐渐少了,很多时候就只有她自己坐在那儿发呆。

上个周末又路过吴老大家,我见她正坐在大门口吃西红柿,汁水都滴到衣服上了。我提醒她衣服弄脏了,她一边用手抹了几下,一边招呼我坐下待会儿。

看到她眼神里满满的期待,我便站住跟她聊了几句。我跟她说天气不错,她则说:“许大夫,你这人心好,上次我去医院看病,还是你给开的药方呢!”显然她是认错了人,我笑了笑,没吱声。

她继续说:“你们老耿家人都实在,你奶奶也是个好人。你们家有盘磨,以前我常去你们家碾粮食。”

这一会儿工夫就给我改了两次姓,我想,她是不是有点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了?于是顺着她说:“是啊,过去没有电磨,粮食全靠石磨磨。”

她又说了几句过去的事情,问我:“你看我这眼神,都不认得你了,你是谁家的孩子呀?”

我赶紧自报家门。但没过几分钟,她又把我当成了娘家侄女,说东说西,那叫一个乱,我也跟她“城门楼子”“胯骨轴子”地海聊,主打一个情绪陪伴。

我俩正说得开心呢,她儿子买菜回来了,听到他母亲一遍一遍地给我换身份,便纠正道:“妈,人家姓马,你不是刚问过了吗?”然后跟我解释,他母亲确实患了阿尔茨海默病,记性越来越差了。还说,他父亲就在几天前中风住进了医院,他哥陪护着,他就在家照顾母亲。可他还要上班,不能老请假,所以准备给母亲请个护工……说这些话时,他满面愁容,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

我转身要离开时,吴老太把手里剩下的小半块西红柿塞给我,说“甜着呢”,非要我尝尝。她儿子马上说:“你都吃了一多半了,干吗给人家呀?”吴老太有些害怕的样子,伸出的手愣在原处不知所措了。我笑着接过西红柿,吴老太立刻高兴地嘱咐我:“常来家玩儿。”

在吴老太眼里,我有了N种身份,是她的N个熟人,虽然哪一个都与我没有任何关联,但我一人就顶了好几个,她和我说话相当于“群聊”了,很是开心。我知道她是糊涂了,说话不按常理,没人愿意坐下来倾听,哪怕是朋友或者儿女。

我父亲在65岁那年由于小脑萎缩开始犯糊涂,不能与人正常交流了。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里,没有人愿意走进他的精神世界,那些同一个村住着的老伙计,路过他身边时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,而不会停下来与他说句话。这也怪不得别人,大家都知道,即便是跟他说话,他也不认得是谁,聊得前言搭不上后语。

生病后的父亲,却是更加牵念亲朋。一次下着小雨,我见他站在我叔家门口,衣服都淋湿了,问他“在这里干吗”,他答:“送药。”举起手里的一把草,说:“这个能治眼睛。”我叔年轻时患有眼疾,后来治好了,而我那已经分不出草和药的父亲,却还沉浸在陈年往事里,清楚地记得他弟弟为治眼疾到处寻医问药的场景。

父亲还喜欢去我二大爷家,或去其他同族的人家串门。因为怕他一个人走走丢,我们便把父亲关在家中。后期父亲病情加重,“糊涂”到总说些不着边际的话,一会儿要开着大巴车拉我们去北京旅游,一会儿又觉得门口有坏人转悠……无法将他拉回正常人的思维,我有时心烦也难免吼他,渐渐地,父亲对我有了些许恐惧和疏离。后来他很少说话了,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。

作家余华曾在小说中这样写道:“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,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。”父亲去世后,我时常想起他活着时的影像,也不断反刍自己和他相处的最后时光,才发现陪伴那么多,关心那么少。疾病和孤独,对老人而言同样可怕——我是在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中才逐渐明白了这个事实。我常常想,那时应该多同他讲讲话、聊聊天,哪怕是胡话、痴话,就当是做游戏,让他觉得有人陪着他,回应他,或许会有利于延缓他的病情,至少他是高兴的。但那时的我,认识不到这些。

和吴老太的短暂聊天,与其说是我对一位失智老人的有效陪伴,不如说是我穿越时空与“父亲”的一次重逢。有些领悟,虽迟,却终究让我内心变得柔软。

(本文作者为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)